

儿童遭性侵事件频发,百名女记者发起少儿防性侵培训 “女童保护”志愿者迈出第一步



本报记者 姜燕

今天上午,河南南阳市桐柏县性侵案在南阳中院开庭。该县黄岗镇一村级小学教师任教期间先后猥亵20多名7-11岁女生,涉嫌多次强奸3名女生。

今年8月24日,云南昭通市大关县一官员强奸4岁幼女。昨天有消息称,被强奸的幼女常做噩梦。5月8日至27日,全国更是有8起儿童被性侵案连续曝光。

今年,“儿童被性侵”问题引起官方和民间的重视。国庆节前,教育部、公安部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共同发布了“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”。民间力量也在行动,百余名女记者发起的公益行动“女童保护”已在云南试讲第一课,并努力在各地发展志愿者。

百名记者发起行动

孙雪梅,是北京新京报的记者,也是“女童保护”的发起人之一。她介绍,今年5月8日,海南万宁发生“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”事件以后,几个人气较旺的记者QQ群和微信群里就炸开了锅,大家怒不可遏,觉得应该尽快行动起来,用业余时间女童保护出点力。

“六一儿童节那天就正式发起了这个行动,发起人是全国各地100多名女记者。”孙雪梅说,这当中,除了北京核心团队的20多名记者外,上海、南京、四川、河北等地都有记者加入。

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为偏远地区的女童做防性侵培训。如此专业的辅导必须有专家指导,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专家帮忙出教案。一直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性教育专家、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义务承担了这一工作。“女童保护”的另一发起人、北京劳动午报女记者汤瑜主要制作了教案,她和几名女记者还到国外网站上搜集了防性侵知识,充实到教案当中。

“我们想从常识的角度告诉她们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。”孙雪梅说。

行动屡遭拒绝质疑

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愿意接受这样“敏感”的培训。汤瑜说,公办学校顾虑较多,基本上不予考虑。她们原计划去曾经发生过女童被性侵案的湖北某地开课,但联络后被政府有关部门严辞拒绝。与南京市下属一个教育局联系时,也被对方以“没接到上级通知”婉言谢绝。这样的困难,国内其他一些做预防女童性侵害的公益组织也曾经遇到过。

孙雪梅本来也是公益活动“免费午餐”的发起人之一,于是她联系了合作关系较好的云南漾濞县漾江镇双洞九年制学校、苍山西镇光明完小两所学校,开讲“女童保护”第一课。

“起初我们也担心那里的观念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。”孙雪梅说,所以她们事先联系了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,并将教案和宣传手册发给老师,看能不能给孩子们上这样的课。“老师反馈说可以,我们去讲。”

想法是好的,但操办起来后,才发现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必须慎重。比如,由并不专业的女记者去授课,怎样避免授课时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,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更好地接受。事实上,也确实有网友对记者去讲课专业性如何保证提出质疑。

男生女生同堂受训

“开课的时候,我们先告诉孩子们,马上就要讲一个爱护我们身体的课,先预热一下。”孙雪梅和汤瑜是承担授课任务的老师,一主一辅,现场还有其他记者旁听。培训的时间不



志愿者在云南漾濞县漾江镇双洞九年制学校试讲“女童保护”第一课

黄兴能 摄

保护儿童,还需建立国家制度

● 童小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事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研究,长期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,担任项目顾问>>>

对女记者们发起的“女童保护”行动,我一直持肯定态度,也帮助她们修改教案。这是民间自发提供保护儿童服务的开始,未来如果能够推动政府采取行动,两者结合起来,儿童保护网络也就建成了。

据我所知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些年已经在社区里尝试儿童保护项目,主要是依托社区的力量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亲子教育,宣传常见的性侵行为,只不过保护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。但那时候中国人觉得这事离我们挺远的。

女童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开端,但我认为第一步迈出后,应该有专业人士介入,从专业角度告诉公众更为全面的知识。女童保护意味着从女性的角色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,现在讲性侵时,也往往把它放在最明显的位置,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,性侵对象也包括男童,只是报道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,公众对这方面的资讯很缺乏;另外,目前我们看到的性侵案例,大都发生在校园里,但从全世界统计的数据来看,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更多。这些都需要让公众全面了解。

保护儿童,民间力量很重要,但远远不够,还需要建立国家制度。它包括几个层面,一是立法,从法律上威慑有可能这样做的人。如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就是强奸,要

从重处理,从事与儿童相关职业的人员如老师犯了这种罪,应比一般人处罚更重;第二,光有法律不行,还要有一套制度,让孩子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,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,用通俗易懂的教材告诉孩子怎么自我保护,告诉父母和老师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,察觉孩子有没有受到性侵,并且知道事情发生后对孩子怎么做,对施暴者怎么做,而不只是报告。国外在社区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社工,在学校里就与学校社工对接,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,懂得教育、宣传、发现与评估。法律是社工开展工作的依据,但首先要要有社工这个岗位。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很欠缺。最后要强调的是,国家制度一定要建起来,否则民间再怎么都是白搭。

要全面开展性教育 而不是单讲反性侵

●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 从事性与性别研究,性教育专家>>>

“女童保护”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,但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。性侵是性教育中非常小的一部分,独立出来做很危险,尤其单独谈女童性侵更危险。对教育部、公安部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共同发布的“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”一文,一些专

家很有看法,因为单纯谈性侵害根本无助于避免性侵害,只有在全面开展性教育的基础上才能有效避免性侵害。

如果只对孩子讲反性侵犯而不讲性的正面价值,很有可能会异化成性的恐怖教育、性的耻感教育,这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。要告诉孩子们,性是非常好的,但性侵是危险的。

我认为真正要做的应该是帮助青少年

健康成长,让他们有能力、有意识地实现自我保护。要传输给他们全面的性知识,而不是偏颇的。授教者要告知恋爱的好处、感情的珍贵及处理不好会有怎样的后果等等,而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恋爱会影响学习,性侵犯可能会致意外怀孕。我们通常的性教育往往是经过筛选的,希望孩子这样去做那样去做,这是不对的,得让他们自己做决定,选择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行为。

长,只有一课时。第一天上课的学生有40人,20名男生20名女生,从3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都有,年龄是9-13岁。3天一共有150名学生受训。

“男女同堂授课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男童也有被性侵的可能,二是要告诉男孩子,让他们不要成为施害的主体。”孙雪梅说。

刚开始,孩子们还有点害羞。尤其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人体,教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,告诉他们身体上哪几个地方是隐私部位时,孩子们都低着头,红着脸笑。“从孩子们的表现看来,虽然可能没有人特别告诉过他们,但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,是不能说的。”孙雪梅说。

慢慢地,互动活动开始,气氛就轻松了许

多。有些活动需要孩子们上台演示,如假如有异性在公共场合有意触碰他们,就要大声讲出来,以此锻炼他们的勇气。

课程经过专家指点

在学生对性侵行为有所认识后,两名女记者才讲了几个性侵案例。这是心理学家给出的意见,如果一开始就讲,很可能给孩子们造成心理负担。她们用的例子很具有贴近性,是云南当地记者采访过的实际案例,几个女生进宿舍后没关好门,被老师性侵了。显然孩子们从未听到过类似的事情,都非常惊讶。

“我们去之前,请方刚老师专程做过培训,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,如不要让孩子们听了课,就对男性产生敌视和恐惧;还有

在公共场合,如果有人触碰你的身体让你感到不舒服,要勇敢拒绝,但千万要强调生命最重要的观念,如在偏僻环境下发生这样的事,大喊大叫会要你的命,与生命相比,性侵还是次要的,等等。”孙雪梅说。

短期内很难评估活动的效果,但从现场反应来看,孩子们至少实现了“从无到有”的转变。前来听课的校长说,以前从来没给孩子们这么讲过。学校的老师们说,看到外地儿童被性侵案件报道,也很担心,想和孩子们讲,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孙雪梅介绍,由于团队成员都是靠业余时间做,所以非常需要人手,现在正在微博上招募志愿者,还特别期待有志愿者在各地发展团队。